

杨红樱

夏天岛/图

最新版

非常校园系列

非常事件

非常潮

很稀奇

明星大荟萃

六·三班的圣诞化装舞会开始啦。高大的圣诞树挂满了彩灯，温馨的礼物堆成了小山。穿白色纱裙的美丽女孩是谁装扮？英姿飒爽的侠客又是谁装扮？胖胖的圣诞老人你肯定能猜到是谁，那么另一位圣诞老人又是谁呢？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非常事件

杨红樱

著

夏天岛 / 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非常事件/杨红樱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1.1 (2012.9 重印)

(杨红樱非常校园系列 最新版)

ISBN 978-7-5342-6111-4

I. ①非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短篇小说-作品
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5173 号

杨红樱非常校园系列 最新版

非常事件

杨红樱/著

责任编辑 吴 山

内文插图 夏天岛

封面绘图 夏天岛

内文制作 天庐视觉

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

责任校对 倪建中

责任印制 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180 1/32

印张 5.25 插页 5

印数 300001—330000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2012 年 9 月第 9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6111-4

定价: 16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目录

MU LU



出发之前 ▸	3
行军路上 ▸	7
“魔王”教官 ▸	11
紧急集合 ▸	16
小分队队长 ▸	21
胜利归来 ▸	26



初赛之前 ▸	33
蚂蚁和鸡的比喻 ▸	37
完美的竞争对手 ▸	41
拉票大战 ▸	46



一件悲惨的事情 ▸	53
虐猫事件的背后 ▸	57
心理变态的好学生 ▸	62



雪崩事件

去雪山过元旦 ▸	69
寻找人参果 ▸	74
风干牛肉和酥油茶 ▸	79
遭遇雪崩 ▸	84
雪夜生死情 ▸	88
天上五颗星,地上五颗心 ▸	94



短裙事件

校长助理 ▸	103
对裙子说长道短 ▸	106
戴安穿裙子 ▸	109
我是女生 ▸	112



早恋事件

“早恋”这个词 ▸	117
大人的偏见 ▸	120
会撒娇的小女人 ▸	122
李小俊害怕了 ▸	124



白果林的秋天 ▸	131
蓝色的野菊花 ▸	134
夏天, 蓝色的桔梗 ▸	137
梅林香雪 ▸	140
有一种疼痛 ▸	143



地球人的节日 ▸	149
一次都没穿过的婚纱 ▸	151
伪装秀 ▸	154
谜一样的圣诞老人 ▸	157
一份不能打开的礼物 ▸	160

樱 桃 地 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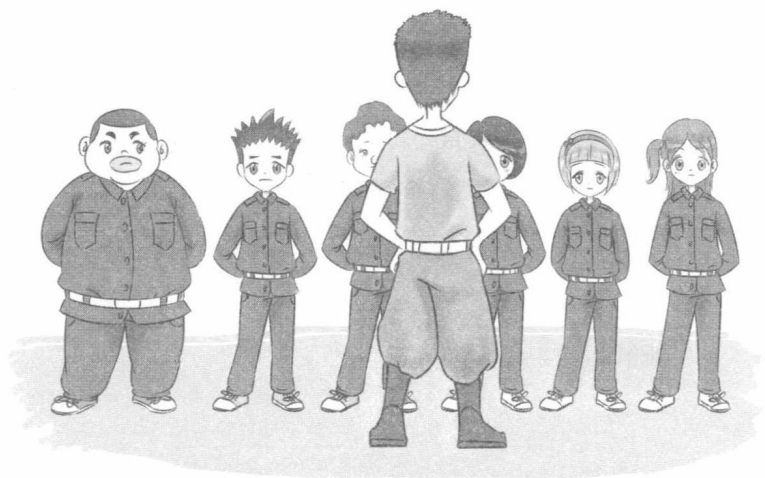
樱桃联盟	非常记忆
▸ 164	▸ 166

非常事件

FEICHANG SHIJIAN



军训事件





地点：松林营地

时间：新学期开始

人物：五·三班的全体学生

关键角色：莫教官

精彩片段：行军路上的演习；可怕的“倒功”训

练；魔王教官的“温油”；半夜时分的紧急

集合；肥猫智发鸡毛信；精彩的军训检阅

新鲜指数：☆☆☆☆☆

出发之前

这学期一开学，学校就组织我们五年级全体同学去松林营地军训十二天。

出发的那天早晨真是不得了。

四辆草绿色的军用卡车（因为五年级一共有四个班），威威风风地停在学校门口。

几乎每个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来了。就像他们的孩子要送父母去前方打仗一样，因为一般都是爸爸背着行李卷，手里还提着两大包，妈妈背着大包小包和水壶，手里提着水桶。而孩子们大都两手空空，好像这次军训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集合的铃声响了。

肩扛手提的家长们比孩子们跑得还快，好像要去赶火车似的。

我们的队伍本来应该是四路纵队，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了十二路纵队，因为爸爸妈妈都在队伍里，所以队伍庞大了许多。

台上的校长看到这样的情形，嘴里嘀嘀咕咕的。我们离他远，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但我猜想他一定在说：“怎么搞的？怎么会是这样？”



猜的没错。

校长拿起话筒，操场上的喇叭都响起来：“怎么搞的？怎么会是这样？家长们，请你们离开队伍！”

队伍里乱了一阵子，可是并没有谁的家长离开队伍。

校长的头顶开始冒汗了。因为他是秃顶，汗都出在头顶上，他不停地用雪白的手帕去抹头顶。

校长又拿起话筒，操场里的喇叭又响起来。

“各班的班主任立即行动起来，把你们各班的家长都立即请出队伍！”

家长们不怕校长，因为校长不认识他们。但是，家长们都怕班主任，因为班主任都认识他们。

班主任去请家长离开，可家长都说，这么多东西怎么办？这么小的孩子怎么拿得动？

四个班的班主任都跑上台去，向校长汇报了这一情况。校长皱着眉头，又用白手帕抹他的头——他的头顶一定又冒汗了。

只见校长不再抹头顶了，拿起话筒，一副下定决心的样子。

操场上的喇叭里，又响起校长的声音。

“各位家长请注意：给你们的孩子留下行李卷、换洗衣服和必需的生活用品，其余的请你们立即带走。”在班主任的严格检查下，家长们极不情愿地离开队伍，同时带走了多余的东西。

肥猫的妈跟肥猫一样胖，但动作比他灵活多了。她见

严老师背过身去检查其他的家长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将一大盒葱油饼干塞进肥猫的行李卷里。

不知严老师是不是眼睛后面还有眼睛，就在肥猫的妈妈把饼干塞进行李卷的一刹那，严老师转过身来。“那是什么？”严老师指着行李卷里的饼干，“快拿出来！校长刚说了，不准带零食去！”

肥猫的妈妈陪着笑脸：“这是我们鲁云飞必需的生活用品。”

“鲁云飞妈妈，你把我们校长的话理解错了。”

肥猫的妈妈把笑僵在脸上，挺不好意思地把塞在行李卷的那盒饼干拿走了。

严老师检查到豆芽儿，迷彩服穿在他瘦小的身体上，到处都是瘪瘪的，只有几个衣兜是鼓鼓的。

严老师让豆芽儿走出队伍，我们都盯着那几个鼓鼓的衣兜，都在研究兜里的内容。

严老师也在研究那兜里的内容。

“你们说，这几个兜里装的是什么？难道又是生活必需品吗？”

米老鼠说：“肯定装的是炸弹。”

肥猫说：“不对，是手榴弹。”

“轰”的一声，全班都笑了，只有严老师没有笑。校长拿着话筒对着我们喊：“五·三班严肃点！”

豆芽儿恨恨地朝他妈做鬼脸，他妈的脸红一阵白一阵，拿着一个脸盆走到豆芽儿的跟前。

豆芽儿开始把兜里的东西往盆里掏。



“哗啦啦——哗啦啦！”

掏出来的是包装得花花绿绿的朱古力蛋。几个兜都掏空了，装了半盆子，足足有三斤重。



家长们终于带着“多余的东西”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的队伍。

我们背着行李卷，排着四路纵队，走向第三辆军用卡车。家长们都守候在汽车旁。见我们过来了，家长们不顾一切地冲向我们的队伍，把我们的队伍又冲乱了。

肥猫跟他妈拥抱了三次，他妈还不松手。

米老鼠的脸上，印满了他妈的口红印。

我也好不容易才挣脱我妈的怀抱，爬上汽车。

汽车发动起来，我们就要出发了！

家长们使劲地向我们挥手。从车上往下看，就像一片手的森林。

肥猫挤到车厢的后面，像大人物那样挥起手来：“爸爸们，妈妈们，再见了！你们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胜利归来！”

肥猫这番本来是想搞笑的话，我们听了不仅没有笑，反而都悲壮起来，爸爸们和妈妈们也悲壮起来。

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营歌。汽车在庄严的营歌声中开走了。

行军路上

一辆草绿色的敞篷军用卡车，载着我们向松林营地驶去。

我们穿着迷彩服，有点野战军的意味。我们都自以为是野战军，所以脸上都挺严肃的，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东张西望，眼睛都盯着前方。没想到豆芽儿的一个喷嚏，把这挺严肃的气氛都破坏掉了。

所有的视线都转到豆芽儿的身上。

那套迷彩服穿在豆芽儿的身上，直晃荡，袖子挽了三下，裤脚挽了三下，越发显得豆芽儿的细腿儿、小胳膊可怜了。最可笑的是他头上的那顶头盔，像倒扣在头上的一口炒锅，随着汽车的颠簸，在头上叮里咣啷地荡来晃去。

除了严老师没笑，所有的人都笑了。

“你们太不像话了！”严老师很生气，“现在是军训，你



们要把现在想象成战争年代，想象成在打仗。”

“像豆芽儿这个样子，非打败仗不可。”

肥猫从来就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即使是在战争年代，即使是在打仗，他也是管不住自己的。

豆芽儿立即回击肥猫。

“肥猫你好意思说我，你不去照照镜子，看你成了什么样子？”

于是，我们都拿眼睛去看肥猫。我们又都笑起来。

那套迷彩服穿在肥猫的身上，紧绷绷的，整个人像个花皮球。

“像个花皮球。”

除了严老师没笑，我们又都笑起来。

“嚯——”

严老师吹响了哨子。

笑声戛然而止。

汽车也“嘎”的一声停了下来。

司机是个圆圆脸的山东兵，我们都叫他“小山东”。他把头从驾驶室里伸出来，眯着眼问道：“严老师，俺听见哨子响，是不是哪个小同学要尿尿？那边正好有个厕所。”

“俺要尿尿！”

“俺也要尿尿！”

有人在学小山东的山东话。

说真的，汽车在盘山公路上已开了两个小时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尿尿。

小山东将汽车的后挡板放下，然后把我們一个个抱下车来。

从厕所里出来，我們都不想回到卡车上。从学校出来到现在，我們在车上已经站了三个多小时，脚都站麻木了。

我們问小山东：“离松林营地还有多远？”

小山东指指山顶，我們看见一片松林里掩映着几座红色的房子。

“没有多远了，大约还有五里远。”

“我看这样吧！”严老师把手果断地一挥，这是她做出什么重大决定的习惯性动作，“把行李从车上卸下来，我們从这里走到营地去。”

有人说：“走就走呗，干吗还要卸行李？”

严老师说：“我们是来军训的，不是来玩的。行军就得有行军的样子，行军就得背行李。在战争年代……”

我們的行李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花被子，用各种各样的绳子、带子捆了捆。我們背着花被子，排起队伍出发了。

虽然我们都穿着迷彩服，但因为背着花被子，所以这支队伍怎么看，都不像一支行军队伍，倒像一支逃难的队伍。

“一二一！一二一！”

严老师又吹哨子又喊口令，我们也把步子踏得又整齐又响亮。然而，这支队伍仍然不像一支行军队伍。

快到中午了，太阳热烘烘地烤着我們，我们又热又累又饿。

为鼓舞士气，严老师说我們来做一个演习。



“什么演习？”

大伙儿精神为之一振。

“在战争年代，行军路上经常要遇到敌机轰炸，所以要……”

“要卧倒。”

严老师横了豆芽儿一眼。他是最爱接嘴的，就是在战争年代，他还是要接嘴的。

队伍继续向前进。

“嚯——”

严老师的哨子吹响了，这是敌机来了的警报。

“卧倒！”

长长的队伍都齐刷刷地卧倒在地上。花被子压在身上，远远看去，花了一地。

屏声静气地在地上趴了三分钟，“敌机”轰炸完毕，终于开走了。

“嚯——”

严老师的哨子又吹响了。

“警报解除，继续前进！”

长长的队伍从地上爬起来，只有豆芽儿没有爬起来，他背上的行李散开来，花被子盖在了他的身上。

同学们七嘴八舌，哈哈大笑。

“豆芽儿睡着了。”

“如果在战争年代，如果真的敌机来了，像他这样不暴露目标才怪……”

“安静！”严老师站在一块大石头上，“如果真的敌机来

了，像你们这样叽叽喳喳嘻嘻哈哈，结果会怎么样？”

“全部被炸死……”

豆芽儿从花被子里钻出来，大声地回答严老师的问题。

严老师瞪了他一眼。

“豆芽儿，抱着你的被子，站在队伍后面去。”队伍继续前进。

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，又演习了几次，卧倒又爬起，爬起又卧倒。肥猫、小魔女和萧依依的行李都松开来，他们也只有像豆芽儿那样，抱着被子跟在队伍后面。

快到松林营地的时候，严老师的哨子又吹响了，口令也喊起来。

“一二一！脚踏起来，手甩起来，一二一！”

背着行李的同学把手甩得高高的；抱着被子的同学不能甩手，就把脚踏得响响的。

就这样，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松林营地。

“魔王”教官

我们的教官是个年轻的上尉，因为他对我们特别凶，而他的名字又叫莫威，所以我们就叫他“魔王”教官。“莫威”“魔王”，两个音听起来也差不多。

“魔王”教官是山东人，他喊口令“一二”，喊成“鸭儿”。我们跑步的时候，他喊“鸭儿”、“鸭儿”；我们齐步走的时候，